



唐文粹 元利 卷之十 行世五字 分の錦雲

第九卷 第九卷 五十一頁

第十卷 第十卷 五十二頁

第十一卷 第十一卷 五十三頁

第十二卷 第十二卷 五十四頁

以上一山共計式百九十八頁 後由依同

文粹卷第二十四

贊下摠二十八首

吳興姚

鉉

箕奈

孝子

二孝贊

古賢

四皓贊

南山四皓畫圖贊

四皓後贊

四公子贊

名臣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

三如來贊

西方淨土變相贊

浮圖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誌公畫贊

達摩和尚法門義贊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能秀二祖贊

誌公贊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頌

李居士贊

圖畫

龍馬圖贊

騶虞畫贊

獬廌贊

畫鷓贊

聖公圖贊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鳥鳥 雙白雁為贊

絕藝 裴吳將軍射虎圖贊

雅樂 霹靂琴贊

琴贊

橋梁 蒲津橋贊

一孝贊 并序

李華

靈武一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
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沒奉
以哀穿墻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塚以號泣
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二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于哉埃
垢積首草生髮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虎豹與鄰擁
墳推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亦草木
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疑閉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
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
既不忍死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
湯忍墜父喪起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

若何無報九州之衆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土有感一諾
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為之歌詠而況百行之宗
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屬河涉絕渡願言不果憑
軾隔川寄聲二孝同為贊一章敢旌善人以附博史其文曰
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為子忠於君者為臣兆自天命降
成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智就為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
哀擊道德之元緒至哉侯氏創鉅病毅手足胼胝成此高墳蔬果
為奠茅蒲為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貧大漠黃沙空山白雲栢庭旣
夕松路未晨寇戎接境豺狼成群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无常聲
迴徹蒼昊風雨漂搖支躄鱗皴色慘我高聲酸棘新直斬三年爾
獨終身邑子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无鄰又十一月河冰
塞津吾將弔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四皓贊 并序

梁肅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輔
王而偶生霸朝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周道絕而王澤

泗秦短世而漢雜興八公披攘兵不暇戰則四公軒軒然鴻飛于
冥時也天下大寶貴一人攸繫苟蔑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優優
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權以安天
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躡之故曰時合道
合時鑿道塞生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焉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
以劔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澹泊無爲爲禮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
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
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真真

南山四皓畫圖贊并序

韋渠牟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畫茲圖以
貺予緬乎沈吟想似之不足故爲文以懿之詞曰
煥煥煌煌爲堯爲璋孰光乎不耀之光幽幽深深爲山爲林孰繫
乎木繫之心足知乎虛室上白玄門不關流水去住清風往還豈
比夫稷契在世巢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不閑者哉閑之謂何籍

裾薜蘿本不于我豈云其他熙熙忻忻與時爲春臣漢避秦惟茲
四人于德之鄰不孤其身子礪之濱不迷其津繪事既素孰知其
故想像儀刑念茲丹青曄曄紫芝深谷逶迤俛仰今古空林住時
鳳豈無德鸞鳥皆有群出處語默商山白雲

四皓後贊

李華

時濁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鳳潛飛漢以霸興皇王道衰王
帛雖至先生不歸五鼎固然可動而起飛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
動容奪嫡心已四賢軒屈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四公子贊并序

潘存實

四君富貴楚趙魏之盛門客三千人聞者孰不慕之有未達則孰
不曰一朝富且貴必然嗚呼自四君歿千載之間豈無貴於四君
者豈無富於四君者而然者其誰既富貴則曰彼四子徒沽名爾三
千之人何爲哉悲夫人之貴也爲身四君之貴也爲人富貴皆知
可及也而富貴之心與貧賤之心不相負者愚則未見其及也贊
曰 四人爲身萬二千人爲耳目四人爲梁萬二千人爲榱桷

有危可平有死可告豈披威馮寔惟義爭嗟乎人之家或財不自
與心不自是妻不睦夫父不慈子而況乎萬二千士懿哉恨自不覩此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并序

李翰

論曰王氏之先蓋出於有周自后稷公劉迄乎大王王季以至文
武成康聖聖重光以成王業故能十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
下及靈王厥德雖衰而天命未改有太子晉者登仙于伊洛之間
其後代子孫遂稱為王氏者其綿系不亦遠乎既而姬氏運窮戰
國蜂起有錯為魏將翦為秦將咸以武功翊扶霸業去謀遠略二
國賴焉自秦至漢有言有駿為漢代名賢自漢至晉有覽有祥為
晉室公輔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祥為別駕虔有佩刀工者相之以
為三少之哭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
相與祥固辭不獲而後受之祥在魏為司空太尉封睢陵侯晉武
帝踐祚拜太保爵為公年八十餘賜凡杖不朝為國元老祥臨薨
以佩刀授其弟覽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覽拜光祿大夫封即丘
子門施行馬覽生撫軍長史義我生之相始與文獻公道守匡輔中

興遷都建業元帝倚以宰衡之任而王氏盛於江左矣其緒也則
悅治珣珉以弘雅清亮重於時其傍枝也則渾戎衍經以曠達夷
坦高於物若乃器宇崇貌風監昭朗則宋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特進豫寧文侯其人也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宋侍中
金紫光祿大夫開府豫寧忠敏侯其人也開物成務緯地經天則
齊中書監尚書令太尉南昌文獻公其人也廉正澄絜恬虛簡潤
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南昌安侯其人也美幹英姿通
機敏藝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五兵尚書南昌章侯其人也博
學高才鴻筆麗藻則周內史太子太保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司空司徒石泉康公其人也典有則如珪如璋則隋安都郡太
守石泉侯其人也道韻清穆德徽光劭則太子舍人荆王府司馬
皇朝贈魏州刺史其人也其餘枝分葉散岳峙川流孝範忠規仁
聲義烈女嬪帝子勇尚王姬公侯保輔之尊令僕卿尹之貴紐龜
鳴玉紫蓋朱軒赫奔蟬聯續紛菴謁市朝改而無替舟壑驟遷
而不易衣紵禮樂百代傳之而比肩人物風流四海望之而延頸

豈不美哉。雖復魚豢相之子孫，鄭七穆之宗族，晉之藥范，齊之國高，張氏之七葉，貂蟬楊家之四世，台衮石奮，石慶恭，齊重規，胡質胡威，清廉蠱軌，父子儒學，相榮與相，郁相承，兄弟文章，陸機與陸雲，齊舉未足以延茲家，範麗我門，輝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盛德必有百世之祀者也。善乎鄭景純之言，淮水絕，王氏滅，此非其效歟。石泉公承積德之基，挺舉和之氣，髫鬣之歲，便能竭力以事親，其性純篤，率由而至，精神朗悟，特異常童，好學讀書，略无懈倦，常研味經史，雖寢食有所不遑，纒及成童，已爲博達，朋侶推薦，束髮而就列焉。麻在州郡，咸以材能底績，既以賢良，文章舉，又以夙行公方，進遂乃昇臺府，拜卿僕，三典名獄，一旌神州，始學之今，得而行之，以明察禦姦，豪以慈和撫孤弱，以謹靖成公務，以清白杜私求，珠玉非所寶，脂膏不能潤，故能所廣者紀，不令而行千里，應其言，百姓歸其德，所謂慎悌君子，人之父母者也。及其翔鳳池，執螭劍，出納王命，弼諧帝陛，理在將順，怡然而奉，直事當進，色溫然而犯，鱗常欲興禮制，樂簡刑寬，政將獎儒術，抑吏道，正風俗，厚人倫，乃遠瑗之忠誠，史魚之端操，公綽之不欲，季文子之無私，羊興祖之衣惟葛袍，公孫弘之食惟粟飯，陳龍之奏，臺威削孔光之溫樹，不言我之行事，立名殆出於數公之右矣。由是特爲上所親倚，常以忠賢許之。其好古博雅，述作無倦，游心於千載之表，聘思於九流之域，雖堆案盈几，積案充庭，汗簡懷籤，數刻无捨，所莅之職，由中及外，或考其事，或相厥士，博採前志，旁求故實，輒加撰錄，無或闕遺。至以祖德家聲，前言往行，追述編紀，動成部帙，有忠孝之道焉，有禮義之規焉，有經邦之則焉，有正家之訓焉，固可以詒厥孫謀，播乎長世者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詩曰：瑟兮僖兮，赫兮烜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人所不能忘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若石泉公者，可謂備君子之德矣。其爲聖朝輔佐，受天之祿也，宜哉。蔡貞曰。

倫乃遠瑗之忠誠，史魚之端操，公綽之不欲，季文子之無私，羊興祖之衣惟葛袍，公孫弘之食惟粟飯，陳龍之奏，臺威削孔光之溫樹，不言我之行事，立名殆出於數公之右矣。由是特爲上所親倚，常以忠賢許之。其好古博雅，述作無倦，游心於千載之表，聘思於九流之域，雖堆案盈几，積案充庭，汗簡懷籤，數刻无捨，所莅之職，由中及外，或考其事，或相厥士，博採前志，旁求故實，輒加撰錄，無或闕遺。至以祖德家聲，前言往行，追述編紀，動成部帙，有忠孝之道焉，有禮義之規焉，有經邦之則焉，有正家之訓焉，固可以詒厥孫謀，播乎長世者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詩曰：瑟兮僖兮，赫兮烜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人所不能忘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若石泉公者，可謂備君子之德矣。其爲聖朝輔佐，受天之祿也，宜哉。蔡貞曰。

仙緒山賓靈液流津積德累仁生賢清神孝以事親忠以為臣履道正身秉國之鈞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三如來畫像贊 并序

梁肅

法王之身有二曰法曰報曰應報身從無邊功德生應身依元邊衆生生法身從如如無有生分別說三其極一貫原夫大道之體離一切相是其本也積大德施大惠合天道成大身是其報也出入十界隨所利見如水月鏡是其應也自因至果故不得不有其報病一切病故不得不行其應應亦名也報亦名也各乎哉其實相之實乎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其試思之以為衆生蓋反佛者也是三相在佛為三德在凡為三障一者生死生死即空寂空寂即法身也二者煩惱煩惱即智慧智慧即報身也三者結業結業即解脫解脫即應身也三德成於悟三障成於迷迷而不復也遂自絕於佛乘哀哉子嘗齋心命工刻衣素作繪聖德之形容可舉目而見見而後因思而後知至知至之路蓋由是矣瞻仰之不足遂為之贊庶觀者有以三如來不在心外不可以有無心取云

大哉法體體如虛空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邊不中是謂涅槃是謂法身諸佛性海是無上正真

右贊毗盧遮那佛

妙哉報體體法而大由清淨功德色無礙德色無礙成實智慧範圍法界盡未來際

右贊盧舍那佛

神哉化功萬化無方休有列光以百億色身播百億國主啟權顯實或默或語示我寂滅雙林之下

右贊釋迦牟尼佛

三聖一身本無有異怕沙諸佛其道一致衆生唯妄竟妄斯至懸象著明用鑒心地

右摠贊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贊 并序

李白

我聞金方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六十方億恒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

目光清白若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
欄楯彌覆羅網周張車渠琉璃爲樓殿之飾玻璃馬腦耀階砌之
榮皆諸佛所證无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交相蓋馮翊郡太
夫人奉爲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蘊冰王之清敷聖
善之訓伉儷義大希拯拔於幽塗父子恩深用董脩於景福誓捨
珍物購來各工圖金創瑞繪銀設像八功德水波動青蓮之池七
寶香花光映黃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樂咸疑動作
若已發願及未發願若已當生及未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
德固極酌而難名贊曰
向西日沒處逆瞻大悲顏目淨碧海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
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書了在眼願託彼道場
以此功德海冥祐爲舟梁八十一劫罪如風掃輕霜諦觀无量壽
長放玉毫光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井序

張說

法池西二歸院二法堂茲寺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俗姓彭

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
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鍾王品格其點畫死秀毫縷必見如折槁
荷磨文石筋理灑颯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數高尚法
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生平藝業脫落遺塵矣常
歎曰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成恩惟一揆依如來教創是功
德方一乎獻福二宮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
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未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
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城弟子沙門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
斯業實有力焉而作贊曰

三歸堂贊

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真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
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
住心三空寶貴足名三歸處

善法堂贊

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无礙心

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識是名真實見亦名解脫知
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誌公書贊

李白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安廓元主錦幪鳥爪獨行絕侶刀
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象去住无所

六贊

釋皎然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

我師西來傳乎真訣大輪當路小乘亡轍冥冥世人初見日月耀
跡有歸光明不滅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我立三觀即假而真如何果外強欲明因万象之性六月輪以
此江月還名法身

能秀二祖贊

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无塵空而出三乘同軌万法斯一南
北分宗工言之失

誌公贊

大動之地我安其中高景无氛靈鶴在空出生死泥隨物有終務
形駁俗借續開蒙常攜刀尺精意誰通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觀淨之空斯言不住四色蓮花白花為喻應知離相或未圓通吾
師惠心雲開天空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真見之體知而不知性猶无主禪何有支我本圓寂湛而不移聿
來化人慈力所為

李居士贊

李白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斤方變動不離靜彼質我斤揮風是騁了
物无一皆為匠到吾族賢老名喧寫真貌圖粉續生為垢鹿從白
得衰與天為鄰儼然不語長存此身

龍馬圖贊 并序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于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

人盧溥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鬣環目肉鬚馬之靈怪
有是邪居帝閑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亦金者數十事遇亂
帝西幸至咸陽西入渭水化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
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空神兮僕尾童鬣虬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
理平和樂百禮陳兮鳴空在御大路遵兮世道悖還吾真兮哀
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潛泳旋滄倫兮淵居海遊靈无鄰兮出處孔
時類至仁兮嗟尔衆類孰是倫兮進氏是乱陪厥身兮匪馬之慕
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騶虞畫贊 并序

白居易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既異形狀質文孫氏瑞應圖具載其
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
又嗟曠代不覲引筆讚之詞曰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
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曰質
黑文虎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其往
者後不見其來者于嗟乎騶虞

獬豸贊 并序

白居易

獬豸者象鼻犀目牛尾虎是生四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温圖其形辟
邪予嘗病頭痛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
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此物因有所感遂為贊云

遂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獬豸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所負征
伐教令自天子出劔戟省用銅鐵美溢獬豸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
以降王法不一鏢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刀日滋何山下
刻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子遺悲哉彼獬豸乃餒而嗚呼匪獬
之悲惟時之悲

畫鷓鴣贊 并序

白居易

壽安公白昊予宗兄也得丹書之妙傳寫之要毛群羽族尤是所
長長慶元年以畫鷓鴣予受之因題贊曰
鷓鴣禽之英黑鷓鴣丁丁鉤綴八爪劍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

如不鷓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若形始知造物不必窺其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之數能較真鬪鬪豈無他人不知我兄

怪松圖贊 并序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逼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礪礪然蹙縮然幹不暇技枝不暇葉有若龍攀虎踞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脛脆者則磳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折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威悲已之軋技而將升卒不勝其厭擁勇鬱遏空憤激訐然後大醜彭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材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泥號呼收擊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采天下指之為怪

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

松生於陰隘巖穴穢病乎不快卒以為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嗟筆傳其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良為怪鬼是以贊之

金華府少府聽畫鶴贊

李白

高堂蘭軒芳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洲之縹緲紫頂煙絕丹眸星皎昂然行胎霍若驚矯形因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於風宵終寂立於霜曉疑翫益古俯察逾妍舞疑傾而聽似聞絃儻感至精以神交或可弄景以浮煙

雙白雁贊 并序

蘇頌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白肅曾扶餘而貢白雁鳥一雙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皓如練色斑若綵草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堅剛則厲摩挲夫絕海雷擊颯漸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拍毫應捷顧眄餘雄當落鵬之賞蔑仇鷁之敵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祗雁自聖

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食艾後宮撤綺繡前殿焚珠玉與
王侯卿士朝夕論思異无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奇无所珍同漢皇
之却馬改豈務於馳騁獵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群截羽灑血
乃強不擾而猛不噬矣然以乃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
至也故仁為之心有仁則勇威為之力有威則重況此鳥猛過於
衆重倍於凡禮於君則勸忠祭於祖則立敬壯其躰則用武絳其
翼則成文彼寵而服之鷓也能果榮而戴之蟬也能絜矧乎職命
司殺師惟尚父聞箴刺女效擇善為吏藝無選士之具式匪從禽之足
云此謂備於圖而傲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贊曰
鷹鳥之大者精明竦峻勁而橫絕雄則遠振錦文素練珠聯玉潤往
乃奮威將軍所徇鷹鳥之次者勇銳光甚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絡以
紅點文其綵章下韉必中惟吏之良

裴吳將軍射虎圖跋員并序

李翰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榮陽鄭公博
物好古旌能尚藝于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

今之未有倫也大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
以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猛
獸之皮象而射之也昭除暴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
而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不加
有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豈可鳥下拾矢
猿號工則工矢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方宗命將軍守北
平州且充龍苑軍使以捍薊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漠策內馬
陷重圍搖輶轡而百刃洞開驅羣馳而沙場一掃聲振北狄氣惰
東胡拔威大矢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於人如有飛翼
若食邊鄙甚於戎夷群老鳥而請焉公於是屏車徒去矛鏃以伏
予餘勇挺身以餌之眈眈虺虺烈烈騰斯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
萬夫莫抗而公馳單騎鼓白羽桃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反視咫
尺旋驚心即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縈之壘島中皆沒羽倒必
應弦毛紛血灑腋洞心穿或叱之而弭伏或筆之而却走將威有
所勝氣有所全精專於中志正於內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群虎之

命使鋸牙鉤爪戢而莫措雷聲電視消而不揚猛摧於不衆怯於獨其爲易也若獵狐兔騷鷄鶴雖有矯牙冠群亦垂頭搨尾應鏘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空鼠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爲鳥獸歲若山川以寧胡人服藝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剛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軍亦爲北平守擊胡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非爲侔矣鄭公旣寫其圖俾予贊之詞曰

慄被山戎噬我封略有群者虎載肆騰搏邊甍慄慄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黜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震驚與襲變虎反如鼠威武相相人反如虎勁弓雷霹長矢電激中口穿骨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割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藉據鞍遙叱揮筆逆擊閉目沈冥喪精擗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魄海波爲騰塞草皆赤下莊侯調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爲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號猿味上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四方群虎旣夷狄人來降收闔罷宿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

靈

霹靂琴琴贊 并序

柳宗元

霹靂琴者琴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論者言蛟龍伏其窟一夕暴震火之焚至日乃已其餘砢然剝出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于火爲異是琴也旣良而異合爲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超之石與琴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爲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旣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琴贊

李白

嶧陽孤桐石從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爲綠綺微聲其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蒲津橋贊

張說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爲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其一隔秦稱塞臨晉各關關西之要衝

河東之輻湊必由是也其舊制橫組百丈連艦千艘辨修笮以維之
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冰初解流漸崢嶸塞川
而下如礎如臼如堆如阜或攢或棍或磨或切縷斷航破瓦歲不有
雖殘渭南之竹什隴城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
勞以為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
敷祐于卜通其彛使人不倦相其宜投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
圖其始而可久紓其終而就逸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於是大匠廣
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二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煇炭祝融理爐是
鍊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為連鎖鑿而為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
中渾鎖以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莫浮梁又疏其舟間畫其
鷁首必使奔漸不突積湊不隘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
百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礼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
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諧日神矣氣和則感生万物矣政誠
則又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贊其復地將阜其民人
將盈其力聖皇之道既乾既濟其德無窮詠功而無極

文苑卷第五

表奏書疏甲 忽于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國號

請上尊號表

賀冊尊號表

歸赦

為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政事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獻事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進渾儀表

為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進張巡中丞傳表

配祭

為并州長史張仁曾進九鼎鼎銘表

教化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刑罰

請行禮樂化道三事表

抑外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成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
周封等二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

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
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異部
旋定幽都折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繫閭神鬼受職地彌天區界
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七百餘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
輻湊各脩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
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
首去姦孽隨所顧指雁時清寧夏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
右前多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
止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
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上下血兵刻力健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
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二年
有成今自嗣位已來歲有餘日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
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巨子
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摺紳先生之過也謂臣
居師長不言其美其所陳中於義理一合廟一禱而回殊

賀冊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老等以陛下功崇德
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
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
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臣聞體仁以長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
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
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
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
老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
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
天地矣除剗殺盜寓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

輻湊可謂先天而天弗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魏魏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鬼飛揚有永弃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縶夷縱觀茹痛銜酸且愧且恥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其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厯鴻大號渙汗際天接地孰不慶幸臣其中謝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禰也郊社之儀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賁桴土鼓致其敬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王已降金罍玉帛備其儀儀有餘矣而敬不聞秦之增封也觀望神仙漢之郊立也禳除災害雖無文而感秩終有廢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祭文員于六經之中此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順昊天而成命得黎人之懽心九穀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吉上迎長日咸池舉奏太

族登歌萬靈識周旋之位百神和響獻之節雲散而柴燭高遠清而蕭薌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空鑿之不昧臣當時集軍將官吏僧道百姓等丁寧宣示訖惟天之意莫遺於微細如日之輝不隔於幽遠頑艷知感鬼神懷柔何者刑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輕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歿行道求志敢於直言且既許以親贖觸綸墨網屏在遠方者又移之近郊減來歲之新租昭其優也弃比年之逋債弘諸仁也念勳臣而樹勳者益勸尊有德而不德者知慙賜羸老有粟帛之優禮神祇無牲幣之愛此所謂幽室盡時枯條徧春雷兩作而螽蟊昭蘇風雲行而籠鳥飛舞率土臣妾不勝大慶况臣蒙被恩澤獲齒生類會守遠郡隕規盛禮徘徊天外目與心斷無任抃躍之至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賀以聞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臣竊言賊泚通謀尚充宮禁陛下思慈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

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
已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
以喜怒一虞誠欲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至之分也
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
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治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
訓誥未審宸旨以為如何如昧於付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
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復願披瀝煩瀆冒豈不慙慙蓋大馬
感因思效之心瞻瞻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
且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
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
泰上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
心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為泰乾上坤下乃為否
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
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
若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

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
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
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
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
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
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
是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
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
業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
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可不
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
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玉莖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
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非不固遠賢恥過
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

明四日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
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
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
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
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言違衆也詩曰汝包拯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測爾德不明以無背無鄉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獨
俾藏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
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
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盈相應以類影響不差故不則
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旣于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
一姓繼復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
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復多同於善

則功倍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燭
火此厥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自請復爲陛下相舉
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
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昭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
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
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懼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
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
暇宴接待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
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
稼穡艱難則上下相任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
息征徭憚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旣往難追每召宰輔
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頽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暨升聽
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之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
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
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

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寤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時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備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廢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變倖亂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專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雍三情私服不敢下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息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也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報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誅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情上宰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所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間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淫禍熾然融融滋甚舉天下如君積薪之上人人懼焚

而朝廷相家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棟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乎肅宗懲致寇之由縕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啟誠府推心與人豁披曾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經艱屯而衆不離枿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時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含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弘讓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積習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必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你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能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將務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生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踟躕

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論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列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拍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息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命諧蔽於偏信濟其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不乎惡勤失人萌乎安汰今陛下將欲悔禍擲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龍肅宗中興之理鑑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因則何以享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義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死罪謹言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蕭穎士

臣某言林莽介賤幼而強學空聞諸大易之說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乎變者立德以貞其象感其化者立言以贊其功故太極列三階五緯於上聖人著二墳五典於下至哉文乎夫人合應名數指歸之大統也今之言文字者始於太昊徵訓典者本於唐堯振頹綱者孰若漢朝興盛言有莫如聖代是則太昊朕之軒轅章之唐堯祖之虞舜述之漢高作之光武維之祖宗開之陛下固之臣愚以為太昊至於我高祖太宗軒轅至於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稱廣運者四代繼成功者四君咸宜昭布睿典光熙德政矣則伏羲創文籍黃帝立史官太古淳奧權輿朴略至陶唐氏而後大備故孔子美之曰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由是叙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已後德弗及舜仲尼雜目其書不為典言未能察變成化比唐虞之際也何則夏之興也泣辜殊於至理殷之興也勲德垂於雅樂周之興也謂武微於盡善其不為帝典宜矣陵夷潛亂以暨暴秦刻亂墳籍鼓龍兆庶

王者之風殄矣生人之道窮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帝道復興於漢
家數百年間而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曆帝堯分命之典也增脩
封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各縣之刑班四時之舞
以續后夔之樂臣竊觀二代之作賦範垂訓體國綏人雖載祀延
長德澤深遠皆因循轍迹故弗易其事孔子曰魯因於夏禮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未有鍾七旌交戰之末繼六籍焚如之後
帝典缺而更張淳風醜而再洽若夫漢者也且義帝之喪三平編
服異夫湯武放弑其君矣諸呂之亂成底底定異夫羿浞之騷移
其祚矣中興之盛華戎率服異夫吳楚之法竊其名矣夫如是有
漢之美固可以比肩虞夏乎載一時之運歟曹馬已還曾何足擬
四分五裂朝成暮敗其間雖晉平吳蜀隋舉陳國混并未幾危土
存及法令不足以禁齊人警明不足以垂後裔其於帝道疎矣又
況乎南遷淮海北起獯戎者耶茲又二朝之不若也臣聞乾道運
行否終則泰上帝有以輔文明之哲后表光宅之休期必將乘喪
亂之運驅馳之運故有周之末禮樂崩壞漢之末禮樂崩壞漢之末禮樂崩壞漢之末禮樂崩壞

則秦氏略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寓縣崩折而吳北虜各擅名
號隋氏削平而聖朝以此行天意一也不然何秦隋二葉而亡也
如彼唐漢一家之盛也若此於赫盛唐止自王之闕思文陛下光
五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
地之位萬禋三登之饗河清海晏之瑞舞七旬而殊俗格歌六律
而薰風至故以騰子妙而絕景絕媚郊而高議矣又何東晉後魏
以陳周齊之足道哉誠宜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
之遺制矣漢氏已略之於前皇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
述臣子之罪也臣實愚淺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
思之德耕牧解駟輒復若書討尋載籍于茲一紀今謹上續尚書
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
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
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摠二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
之正議武士之權謀議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晉之篇
也臣聞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舉其大略前書之議備矣孔聖

汝而微言絕暴秦興而挾書罪雖戰國遺策舊章駭亂於縱橫
漢臣著記新體互約於表志其道未者其文雜其才淺者其意煩
豈聖人有易簡之旨盡其美之義也昔文宣修五帝之書究三王之
季臣性非天縱學異人師稟生何幸親逢聖代此皆文武聖皇之
遺旨臣愚弓足以知之何者臣嘗伏讀具觀實錄昔太宗因聽政
之眼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憂希唐虞亦思公等齊肩獲契又
曰今數百年外讀我國史豈獨親兩漢哉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
我唐之代理俱可以繼天唐虞之盛也伏惟陛下玄德昭升至仁
積被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有勵精一心共興文化俾蒼生登於
仁壽天下還於淳漢愚臣頌述太宗之旨伏惟陛下之詔固宜取
類於三代之間也勒成帝興不亦宜乎陛下睿思雄飛宸章間發
質文一變風雅大興臣聞水之細者江海假其深林之短者棟梁
資其峻陛下必謂臣所著小有可觀賜以召見闕庭一垂試問臣
採摭之外亦以學文縱不能光揚盛美猶庶乎細水短材之益則
聖人之含容太矣微臣之誠願畢矣

進渾儀表

張說

臣聞迎日授時莫先於曆象先天成務必歸於製儀伏惟開元神
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力莫測於是定曆
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典遵虞舜璿璣之義上皇能事於
斯備矣且書院先奉敕造游儀以測上覆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
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敕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
製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
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亦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
爲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
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
令得運行每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
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木櫃以爲地
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
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辰則自
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周而運

速各異周而後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
究天地之幹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
思昔所不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迥超前古無
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為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臣某言符瑞之興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范陽盧某
母瑯琊王氏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騫玄關旁通天地
之心預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載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一十二字
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感無窮請陰陽之莫測誠其子曰吾
沒之後爾密記之當逢大道之朝必遇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便
可上言君親之義不違大馬之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嘗與臣言星
霜屢移書奏仍闕以歲月滋久自趨幽微沈吟耳目之前倏忽禎
祥之後伏惟皇帝陛下乘道御極乃聖興化參日月之並明體乾
坤而同德梯航萬里爭飲淳和之風臣及四夷盡歸仁壽之域今
陛下務於道道可盡乎法於天天寶長久是知與道齊運比天同
休無疆之徵乃在茲矣則天授之美其可替乎章句斐然所謂沒
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昔漢幸甘泉且昧神君之
語周窮轍跡徒稱王母之謠豈若洵出名言高懸響像應皇王
之不命運宮商於景福且夫靈芝之嘉木以草木之瑞尚有頌聲方
之真圖彼未為得特望編之史策列在樂章則陛下先於天而聽於
人也臣才術淺劣謏忝忝滿條曾微消塵以答萬一恒馳北極每切
子牟之戀遙奉南山願效封人之祝云云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喪死難之士有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封邑厚
死有以慰生撫存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
著於存二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肯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
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
逆胡構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言奮發率烏合之眾當漁陽之
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
其心腹反魯息卒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眾敗績於

潼關兩宮出居禹國波瀾賊遂僭盜稱帝時兩京南臨漢江西
逼岐雍群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
之却賊乃撓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後拒守
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
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
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氣起病摧鋒
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衛
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
節大資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
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論以議巡
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
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
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折骸而禦非本情也春秋之義
以功覆過各錄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爲國之體

錄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繼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
不以刑恕情善過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
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有而巡
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
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
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
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
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聖壘扼其東故陝鄜一戰而犬羊北走王
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纒接而城陷此不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
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
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
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
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
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
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

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臣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臣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令巡子臣夫雖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厲遊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覓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鬼猶思効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志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寤愆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還之德洽乎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丘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并州長史張仁曾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羣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魍魅厥後嗣德昏亂鼎遷于商夏之寶也祀不足徵殷既有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鎔首山發睢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明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曰舉九鼎善均藥溥敷澄瀟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北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名臣竊見九州同迺述九號夫永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帝閉也禮曰觀禪云云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異儲德也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以制荆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過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掄衍鴻休昭振方統庶覩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有慙歌頌塵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駭獻伏表流汗其九鼎銘

謹敢列上謹遣某官某奉鼎鼎以聞臣某云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望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鮌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為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南向西上按兩漢

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立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北圓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為一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以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義則引大傳五禘以為冬至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下膺錄居尊繼天在羣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感秩百神各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合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經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宜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斬博古徒以昔學諳禮職令天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僮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也

請行禮樂化道三事表

裴耀卿

三者禮樂化道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與書經籍所教者

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氣和決洽自然化理清平由
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及而外州遠郡俗習
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
來唯有貢舉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
州所管縣二與百姓勸道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未命由庚等章
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
誣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大常具有樂器六樂以備和
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大州簡有性識於大常調習雅聲仍詔笙
竿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至日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
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
於學也令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成五六萬人及諸邑并國子
每年薦舉權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
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為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
願來集恐成類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且微加勸率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山令表

臣暉等言臣聞神哭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
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
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商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
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
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
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夫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
錯自有僧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
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
道邁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明目
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叡德備害宗枝誅夷始盡英
藩賢戚百不存一餘類在者按窠鼠苑齋醮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
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濬州攝政韋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
年間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
令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入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
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

毋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
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
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
格言先哲之明誠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
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
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
五行運曆乎乖四時寒暑乎海內眾情朝廷竊議謂武氏諸王
身計亦危適將有損何處之未符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
寵之翻乃階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管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
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令並
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示外戚曲流
恩貸柰宗廟社稷之計何柰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
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
廟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
義上有以兩而下有以三而特承榮寵用鳴丹衷既為唐臣實為唐
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焉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臣平一言臣緣修起居注太史監每季有牒臣伏見從去歲已來
屢有災異災感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按舊
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為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
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當畏上
玄故皇天不言以災責譴誠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驅馳又曰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
族澤濡右氏恩洽外家位以慈周榮因惠假臣當宗親階越三等
家有數族既忝國姻復叨枝屬朱輪華轂金榜瑤鏡過東漢之梁
鄧邁西京之許史光輝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慈
貸臣未息譏謀深近囂黷因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豐逾擁臣
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理星律有輪環之次時
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藩維構孽王室多難先聖考運從
權時居寶曆臣諸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扞城竊祿疏封屢迴星紀

今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遙承雨露庇影椒房之末
階親槐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將渥姻從日茂爵封如初但
見昇崇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或陰氣潛陽乾之告
變且頃年已來河洛此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所
致昔王家驕貴梅福上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
之始自呂霍上官閹董之氏皆以恩寵過深驕盈潛溢一朝傾覆
竟無瞧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且
運長遠之策或令安車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閑
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疊招
酷罰待斃苦壞聖心不棄窮穢備官史冊哀緒莫申餘陰無幾精
魂屢竭嗚恤末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怠伏乞假名外郡遂禮私
庭冀存識爽少訓覲冒臣瞻光視漏豈復支父既因災眚誠兼宗
國俯揆殘骸退深荒越

文粹卷第二十五

表奏書疏乙

吳興姚

鉉

箕系

政事

諫太宗不請難臣寮上言書并答詔

論時政書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傳導

論教本書

崇儒

請修太學書

請置詩學博士書

請孟子為學科書

請韓文公配鄉食書

論貢士書

諫太宗不請難臣寮上言書

并答詔

劉洎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取負萬心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
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
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
動神聰縱天辯飾辭以析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
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
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輒扁竊笑漢皇慕

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勸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怡目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

答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然人謂謹言虛懷以改

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亂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敷謀神聖男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履賈鮫背樹新編躍望聖朝之撫輯聽

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捐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恒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裁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後括朝夕納誨縱有逆於耳謬於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朴忌諱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之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

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碣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于逸罔遊于樂穆王有命曰寔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道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于心狎于非德茲為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告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數澤此甚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

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韋庶人樂安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倖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千人所拍无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監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

業者錫以重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无使久而忽之无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誠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无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勿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无當則忠臣正士亦當復談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所養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既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堂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斲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

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仲丘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臨見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為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頭神養性省政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橐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雉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况水雨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言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元稹

某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可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變教胄子之深旨也然

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國生仁三代之君
曰且父者殺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
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之
然耶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
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翫且不得聞淫
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且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
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獸獸之樂翫不得愛遊
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
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聖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
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
吾之所謂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不
懼也論之者有以辯也人情之莫不欲羅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
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
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
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

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指刑罰而美教化之至
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孝曰將以愚天下黜
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
彼趙高者詐官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戒賊之術且曰恣睢天
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
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
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无所自明而況於踈遠之臣庶
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
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其美統統可免禍亂哀平
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
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
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无乃鄰於倒置
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子
八人焉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
上失無不言下情无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成聖古豈一日二日而

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
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即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
疎賤之至母后臨朝前朝棄正族當中霄一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
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
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太哀哉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
保傅之官非疾廢眊曠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師不知坐暑夏
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死士之
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
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曠不知書者為之師疎冗散賤不適
用者為之友乎此何反君王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滯
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
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
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
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胥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
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愚代之後

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
不能知喜憂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
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
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傅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
儒而又練達機務者申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
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
改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賢既備則資游習以弘
德此所謂一人元良乃方以貞之化也且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
論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職君道之素定
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
盛入則有東牟宋虛之強蓋所謂示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
豈与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
臣竊思為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筭輒敢冒昧死誅而言之臣
頓謹言

草莽賤臣其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爲道也厥惟大哉實所德
字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勅崇嚴
日致肅祗工度未不俟于榷捕崩朝命官取備乎師氏當然後乃
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學削青衿之篇人懋廉
隅俗捐諱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
之潤于澤涌植物利不涸哉今觀斯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
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傳於古近季禍難竄用耗息陛下君臨宿
弊尚在執事之臣顧爲不急升當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患超
稔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西門書
律算等公存者二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脩興人有
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厭芝之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犁其中播五稼
於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以嵯磊何屬熙熙終朝之雨流潦行滄
旣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寥依處貧賤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
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
堪猶火之炎上燄燄至焚其爲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

夷時也者風牧事帝庸今者聖朝以文多夫經方 年 月 日
曰四三六五之君子問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爲加理人不爲加安
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產職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創懸心之
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和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
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降學學廢則
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效
聖賊可凌德喪迨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太學爲
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爲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
無費而他費爲費也此害无害而他害爲害也諺所謂留之細穿
石鏤之細斷翰斯言損益有漸非聰詰廉察也今乃不明徵於儒
書欽若放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絕風而望海內俊傑靡然踵
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以其有
庇民之原社國之仁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
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道之無以增游發於先皇而
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醇醖醜亂萌故用教於人有代奉之以弘

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
八聖幽而不昭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
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
秋書太室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
之詞无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蟲殫織婦之機悉農
夫之儲豈期惡民而賤物誠社稷之謀也假一日農夫死織婦病
兵蟲堯郊粟昂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
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歸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
教是諸侯之本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正而諸侯之
興夫為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
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今不齊神於
心體而竭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為不起之人矣伏惟
陛下察強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發闕修
而百度明庠序昌而百行榮經邦於後以熙載於登闕顧夫周禮
書重官修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遵令職司不忝於不

持天下幸甚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脩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脩謹昧死惶恐再拜獻書
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厓煥然明備其所由者修廢官
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
桓靈之世遂使扶持亢極臣筋類俗傳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
試之明効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
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
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鼓重恩聽察夫詩者發
人之蘊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設其勞歌怨
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
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顛流乎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抄被
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道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
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于下下無快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
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王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

而不愚仲丘接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
謬道濟于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二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
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
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幾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
能志士窮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
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
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
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源於是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
人之風介於子蘭斬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秦姍笑三
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于相語喑呢相授以及漢興
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
章句大脩而比與未脩時楊雄司馬相如由是選而觀均至將迎
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寔盛時
因災異屢啓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
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槩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

之道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
鬱映其曾櫟唯唯其詞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為詩教未隆
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
卒愕而愠者多暗投而却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
旋百度吏事反為緣飾霸道无所舛駁及陛下又登禮殿嚴允發揚
側伏宸謨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昌言與日月橫駑以詞讓次征
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為鬱然積於空
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
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
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究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
使講以多物而無謹肅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為師法傳經而行
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上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
命鼓自史納于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于民里
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
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

鬼神德勝魚甘葦余來與於懷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請學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廢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子孟子之文繁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與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嘗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執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末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

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

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鄉食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父息忽震則驚雲霧務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

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蹴
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白正
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
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此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
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
卜子夏公
羊高穀梁赤伏勝高生戴勝毛公孔安國劉向范滂杜子
春馮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植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代用其書垂
于國胄並配鄉食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
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
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為備
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出
夫是也

上論貢士書

舒元興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
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
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東帛招之臣年

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編觀文籍見古人有
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
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貢實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
臣年二十二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得備下士貢士之數到闕
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榜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
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
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灰泊朝脯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
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
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
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
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語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
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
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
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
也施棘圍以蔽庶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

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汚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前堂諱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满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懸慮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邪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膠取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耶取合格耶真不可先定人數

亦昭昭矣向之數事且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即取士首科委就地矣且其微若出此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且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第六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幹事使解巧佞馳騫關鍵固臣之力非不能也取不為也故互

以頑才于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文粹卷第二十六

文粹卷第二十七

書

總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大葬

諫山陵厚葬書

諫靈駕入京書

廟號

駁義宗廟號書

進貢

論進奉書

佛寺

諫造章敬寺書

再上諫書

復佛寺奏

邊事

請罷兵戍姚州書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繹之進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

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此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五刑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求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巳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感也今為石隴如此其力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灑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自然高廣今之所起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立封大小高下之式盟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週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灑陵今為隴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惟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

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
樂死者哉實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
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焉千載之跡
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敬焉百
姓層列衣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
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日矣況皇太后又以
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
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變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
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爲過
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磨頂至踵莫非身育不能歷丹陛一
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望王之罪人也所以不
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穆
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比收胡亥之
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以山西之
然後能削平天下憚厭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由今則不然燕代

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困丁男十
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闕矣即所餘者獨二
輔之間耳頃遭荒饑人被荐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龍以北罕
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豈家喪業高平原潤莽此朝廷
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後歲
饑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
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
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穿
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敝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
近畿輟撲贏老數盈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周瘵遺
燠再罹艱苦儻不堪斲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
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田一
不兩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
臣恐二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
爲宇廓觀遠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

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沒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懿範况我巍巍大聖繫帝登皇日月所臨莫不率俾何獨秦曹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宗麗秀冠羣峯南對嵩邱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橫左右園林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况漻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死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澠據開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漻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魯閔之小節愚臣闇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臨見諍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謨太平章室輔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其昔者平王遷居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豈居西土然而春秋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為始主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願哉何聖賢衰於斯也矣其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存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誠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息且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肯以長驅使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劫倉一抄之粟陛下何不預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以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云也固願陛下念之

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
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
符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祀典何
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且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
禮必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
經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
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
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
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
吏難為奸進奉既無程度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賦私驅陛下
赤子指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
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謙
賜非務積藏姪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
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維漢有少府水衡筦推山澤之利終不若

備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
爾耶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常財
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批書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
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貢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
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曾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
廷必沒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
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
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
於人大神於用矣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
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忠也君明臣忠國之利
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臣敢愛其死以隱其忠乎臣伏見
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二蒸蒸之思唯舜
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

勦人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以臣愚蒙不知其所昔曹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楠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爲非禮漢惠帝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力以邀一禳之報其不可以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今猶不悛偷居宇下百姓凜凜無日不惕遣將攘却無尺寸之功隴外壤地委之付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陛下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况甚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已來上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二年百萬之衆資糧獲獲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疲死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

不暇分散穀帛以贍鰥寡猶當務首修費以慎休之亦何我廣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酌之弊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臣竊料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誅求儻窮匱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間狗吠之驚急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去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侯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且未聞崇建梵宮殿琢金玉之爲孝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爲不可以有爲得陛

下豈馳心於有為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為陛下之不取也臣聞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入到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禹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方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聖德孝思格于天地溥惠霈澤濟平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臣言涉於誑妄伏請令公卿列士廷議可否得其中則天下幸甚臣即不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招諫匭以聞

再上諫書

九月十二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臣聞聖主開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乎誠欲因天下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名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

而羣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為番戎未殄兵革暴露國不縣元元膺竭曾未小康又興此寺雖嘗思罔極而人力有限也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臣愚考之於古則詩書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拳拳之極不敢不言昨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闕下事寢無報不知天門深遠愚不得上達歟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受歟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也不為有為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惑之若以為功乎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乎則正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於費財也若以

攘禍乎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於勞人也今興造急促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計萬工晝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隨以撈咎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以安宗社勵精思理日昃不暇內不遘聲色外不樂遊政務行寬仁以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固違群情廻正道於內心求微出於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

復佛寺奏

孫樵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群髡最大且十口之家婦中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宇也若群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絲縠居則遂宇出則肥馬是則中力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

采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泊今年五月斤斧之聲

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

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為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

去之以蘇疲甍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

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

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

有餘而陛下率若干戶共一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出若干兵籍而

為伍春夏縱之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

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

下百萬百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

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

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已還

開元戶口不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

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

羣髡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

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榷筦
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
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厚之今所復寺
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嘯士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
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後之說止
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
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
之事真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說也臣樵時死以言

請罷兵戍姚州書

陳東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泊於後
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
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羶麩之稅以
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貢進貢歲時不闕聖
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
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

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
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
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
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
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君為他人蓋
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蠻夷之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
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
老母幼子哀號望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而又
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
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
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忍若反
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
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日
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剝貪號食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
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突取媚竊美拜跪趨伏無復斬取提挈子弟

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
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湖中武陵縣去溥石子仁
委置之後長史李孝讓卒文協並為群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
貴討敵手專及蜀兵應時破敗唯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勣等往征
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穰置官留兵有
三不易言其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去善竊具其刺中襲軋福
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送及置州
後錄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及置州
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淫浸于今息且姚州管五十七州
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以化俗防女姦無恥無厭狼籍
至此今不問夷貊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敬
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雋府歲時朝觀同之蕃國瀘南
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
備府兵選擇清良宰效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



